

10輪核酸檢測背後，揚州發生了什麼？

截至8月16日，揚州已經進行了10輪核酸檢測。這是新冠疫情發生一年多來，國內首個進行10輪篩查的城市。

“揚州這次幾乎把能踩的雷都踩了。老年病例，基本都是早上買菜、下午打麻將、晚上接孫子，沒有一個是人員不密集的，想想都後怕。”南京某高校學生胡琦(化名)表示。

胡琦是土生土長的揚州人，在南京祿口機場檢出陽性感染者的第二天，7月21日，他改簽了當天早上的高鐵趕回揚州老家。沒成想，16天後，揚州的確診病例數反超南京。

揚州疫情的起點是一位64歲的老太太毛某寧，她也是在7月21日從南京乘大巴來到揚州姐姐家的。等她因發熱就診，並在7月28日檢出核酸陽性時，其足跡已遍布棋牌室、農貿市場、飯店……

“哪怕是我感染了，最多傳染我們一家，如果是有工作的，單位也能查到。沒想到這次是一個無業的，還瞞報，社區也查不到她。”胡琦正封控在家，他從未想到疫情會發展到現在這個程度。2020年初新冠初現時，揚州全市也祇確診了23例。

截至8月16日24時，揚州累計報告新冠確診病例555例，比南京的兩倍還多，占江蘇全省近7成。在棋牌室感染者“暴雷”後，核酸檢測點發生超級傳播，兩家醫院工作人員確診、社區散發病例半月不絕……期間，揚州到底發生了什麼？

核酸檢測點至少造成58人感染，兩家醫院工作人員確診

毛某寧及其姐姐毛某亞于7月28日確診後，揚州市隨即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棋牌室感染者“暴雷”。

事實上，另一起聚集性傳播正在核酸檢測點上演。

7月29日，在廣陵區灣頭鎮聯合村檢測點，廣陵區灣頭鎮財政結算中心工作人員王某成了超級傳播者。據病例軌迹統計，截至8月11日24時，兩周內，在檢測點現場被王某傳染的密接者達到37人，其中3人為檢測點工作人員，34人為參加採樣的居民。

王某直至8月1日才確診，之後，王某的密接感染者開始浮出水面。8月8日，灣頭鎮聯合村由中風險地區升級為高風險地區。

揚州市紀委監委8月8日發布的《關於對疫情防控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典型問題問責的通報》披露了檢測點感染事件詳情。

通報顯示，7月29日，廣陵區灣頭鎮聯合村核酸檢測點設置不規範、現場組織混亂，導致在該檢測點與王某密切接觸的多名人員被感染，造成不良社會影響。

而揚州不規範的檢測點不止聯合村一個，在其他檢測點，曾有黃碼人員排進檢測隊伍中。

揚州市紀委監委8月8日發布的另一則通報提到，三盛廣場核酸檢測點現場志願者較少，等待區“一米綫”執行不嚴格，群眾排隊較長，一名蘇康碼為黃碼人員排到隊列中，在隊伍中間查驗點才被發現。

此外，通報還提到，石橋黨群服務中心核酸檢測點登記處設置不合理、外圍隊伍管理不到位、排隊距離較近，造成人群聚集。

檢測點工作人員確診也并非個例。

158號确诊病例的軌迹顯示，這位46歲的男性在第一輪核酸檢測期間曾在兩個檢測點工作，分別是寶帶新村南門核酸檢測點、荷園麗都北廣場核酸檢測點，工作時間為7月29日-31日，工作期間均全程佩戴口罩。

第二輪核酸檢測期間，他又去了第三個檢測點工作——寶帶新村西門核酸檢測點，工作時間為8

月1日-2日，期間全程佩戴口罩。

8月3日下午，他去蘇北人民醫院發熱門診就診，檢出陽性，隨後被診斷為确诊病例。

核酸檢測是篩查社區散發病例的重要手段，但因人群聚集也存在一定的感染風險。僅以灣頭鎮聯合村王某傳播鏈為例，在7月29日晚核酸檢測點感染發生後，截至8月11日24時，2周內，王某在檢測點傳染的密接者及這些密接的多級密接，共計58人感染，發生了4代傳播，這58人占到了當時揚州病例總數的12%。

王某傳播鏈還延伸到了醫院。揚州大學附屬醫院(西區)發熱門診內感染，3名發熱門診醫生確診。三人病例號為465號、466號、467號，其中後兩人為前一人(465號)的密接，三人都曾住在單位宿舍，而465號醫生是灣頭鎮王某的次密接。

病例軌迹顯示，8月3日-9日，3名醫生都曾在單位上班，期間，至少4人去該院發熱門診就診數日後，查出新冠陽性。

確診病例488號、498號、510號、540號都是此種情況，他們均在8月6日-7日間去該院發熱門診就診，後在8月11日-13日檢出新冠陽性。此外，488號還有一位密接者514號病例確診，兩人的軌迹交集即是8月6日晚去過該院發熱門診。

此外，蘇北人民醫院也有工作人員確診。

病例軌迹顯示，確診病例345號曾在7月28日-8月5日、8月7日在南通西路98號上班，并于8月8日檢出新冠陽性，隨後確診。而南通西路98號正是蘇北人民醫院院址。

篩查17天，仍有社區散發病例

從7月28日報告病例以來，截至8月16日，揚州連續進行了10輪核酸檢測。

大規模檢測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找漏”。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張洪濤曾專門撰文道：“從‘找漏’的效果看，社區篩查查出的陽性樣本越多，說明全員檢測越有用。但如果真是這樣了，說明疫情散發的風險很大，會給疫情的走向發出一個危險的信號。”某種程度上，南京、揚州的大規模檢測結果正反映出疫情的兩種走向。

如下圖所示，從兩地疫情發展來看，南京疫情在前期經歷了明顯的日新增高峰期，之後很快下降至日新增個位數，並逐步實現“零新增”；而揚州疫情則經歷了較長時間的增長期，曾連續14天(8月1日到8月14日)保持20例以上的單日新增速度。

兩地核酸檢測頻次及結果與疫情發展緊密交織。

南京共進行了六輪大規模核酸檢測，前三輪的規模均在八、九百萬人，第四輪起收窄至578.9萬人，第六輪則不到300萬人。

8月11日，在南京市疫情防控發布會上，江蘇省疾控中心急性傳染病防制所所長、主任醫師鮑倡俊解讀道，南京市六輪大規模核酸檢測，祇在前三輪共篩查出社會面散發病例14人，第四輪至第六輪檢出的陽性均發生在集中或者居家隔離點，沒有在社會面檢測到散發病例。

據此，南京的大規模檢測止于六輪。

同期，8月12日，揚州已進入第七輪核酸篩查。揚州市衛健委副主任王勁鬆在當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特別說明，揚州大規模核酸檢測的對象不包括集中醫學觀察人員等重點人群。也就是說，篩查出的陽性病例主要是社區散發病例。

據“揚州發布”消息，在揚州此前的六輪檢測中，前兩輪發現陽性感染者26人，平均每輪13人；第三

輪篩查出陽性感染者13人，第四輪未通報具體陽性人數，第五輪篩查出陽性25人，比第三輪近乎翻倍增長；第六輪已檢出2例，似乎是好消息，然而第七輪又篩查出4例。

從7月28日報告病例起，至8月13日第七輪篩查結束，17天過去，揚州仍有社區散發病例。對比而言，南京前三輪檢測的起始時間為7月21日至7月31日，10天後，已無散發病例。

社區傳播持續，讓揚州疫情一直難以見底。

8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赴揚州市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新華社報道提到，當前，揚州市疫情處於集中爆發期，出現社區、家庭廣泛傳播，底數還不是很清楚，防控形勢復雜嚴峻。

孫春蘭強調，對中高風險社區要嚴格封閉管理，確保社區人員足不出戶，避免交叉感染等。

事實上，揚州的社區管控政策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經歷了5次提級。

7月31日起，揚州市主城區(邗江區、廣陵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生態科技新城、蜀岡-瘦西湖風景名勝區)有确诊病例或無癥狀感染者的小區實施封閉管理，所在單元的居民實施集中隔離；封閉區域內居民“足不出戶”。

8月3日零時起，揚州對主城區除封閉小區(自然村)外的所有小區(自然村)實施封控管理：封控管理小區(自然村)祇保留一個出入口，每戶每天限一人憑證出入。

8月8日，社區管控再度強化，封控管理小區每戶每3-5天限一人憑出入證，封閉管理小區嚴格實行“足不出戶”。

8月11日，社區管控制劃出“黃區”：揚州在患者相對集中區域設置了六片“疫情重點管控區”，要求區內封控管理小區居民不得離開所在小區，非必要不出戶；封閉管理小區居民嚴格執行“足不出戶”。

8月13日，“疫情重點管控區”再度強化管控，區域內的封閉、封控管理小區均嚴格執行“足不出戶”。

連日新增病例居高不下，倒逼揚州社區管控制步步緊追。揚州市紀委監委8月8日發布的一則關於“疫情防控措施落實不到位”的通報，反映了社區管控制屢次提級背後的執行“弱腳”。

通報稱，廣陵區灣頭鎮廣福花園小區封閉管理要求落實不到位，小區內居民隨意下樓，自由走動，甚至有居民擅自外出購物，“足不出戶”淪為空談。

事實上，早在8月3日，廣福花園小區已升級為中風險地區；8月11日起，廣福花園升級為高風險地區；8月12日，廣福花園再次被劃入“疫情重點管控區(區域六)”。在此過程中，廣福花園的病例持續新增，截至8月12日24時，廣福花園已有16人確診，確診時間從8月2日綿延至8月12日。

社區防控制已成防疫關鍵。

8月11日至8月13日，孫春蘭連續三天在揚州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8月13日的調研中，孫春蘭指出，揚州疫情防控取得積極進展，當前正處於吃勁階段，社區防控制對控制這次疫情至關重要。

孫春蘭強調，社區是疫情防控的前沿陣地，社區工作者要當好社區防控制的生力軍，嚴格落實小區封控措施，實行24小時值守巡查，加強人員車輛進出管理，落實身份必問、信息必錄、體溫必測、口罩必戴等措施，對所有居民分類建檔、精準管理，全方位做好清潔消毒工作。

南京老太7天揚州“自由行”，“早發現”的網漏在哪？

用大規模核酸檢測“亡羊補牢”的同時，如何做到“早發現”仍

有探討空間。

時間回到揚州本次疫情的起點，7月21日。據揚州警方通報，揚州首例确诊病例毛某寧(女，64歲)于7月21日從南京居住地來揚州，住在其姐姐毛某亞(女，70歲)家中。

毛某寧在南京的住址為江寧區祿口街道陸港社區翠屏城奧斯博恩小區，這裏距南京祿口國際機場直線距離約8公里。7月20日，祿口機場工作人員檢出陽性樣本，南京疫情爆發，7月21日起，江寧區祿口街道調整為封控區域。

據揚州公安局邗江分局通報，7月21日上午，毛某寧擅自離開已採取封控管理措施的南京居住地來揚州；7月21日至27日期間，她未主動向社區報告南京旅居史，並頻繁活動于揚州市區多處人員高度密集的飯店、商店、診所、棋牌室、農貿市場等，致使新冠肺炎在揚州市區擴散蔓延，造成極其嚴重後果。

7月27日，毛某寧因咳嗽、發燒前往友好醫院就診，次日檢出核酸陽性並確診。有傳聞稱，她在就醫前7天的“自由行”裏，借用了別人的綠碼。事實上，關於毛某寧是黃碼還是綠碼、是否有“借碼”一事，官方仍未公布調查結論。

關於黃碼，一位揚州居民吳剛(化名)向澎湃新聞講述了他的經歷。7月20日，他自祿口機場回揚州，直到7月29日，他的蘇康碼才由“綠碼”變成“黃碼”。

吳剛稱，他從外地乘機于7月20日晚9點多落地南京祿口機場，當時他并未察覺機場有何異常，等他乘機場大巴回揚州後，經朋友提醒，才得知祿口機場發現疫情；從那天起，他主動居家隔離，並在7月23日向社區報備了行程史，並做了核酸檢測，陰性。

吳剛稱，直到7月28日，他接到了派出所及防疫部門的兩通排查電話，詢問了他的行程及核酸結果，並囑咐他“在家好好待著”。這也是毛某寧及其姐姐確診的日子，當晚，吳剛參加了揚州市第一輪全員檢測，去了社區的檢測點。

第二天，7月29日，吳剛發現自己的綠碼變成黃碼。他向社區詢問情況，得知要集中隔離。當夜他被轉移到集中隔離點，隔離至今。

據@揚州發布 官方微博消息，早在7月22日，揚州市新冠肺炎疫情指揮部就發布通告，7月6日以來有南京祿口國際機場經停史的人員(含出發、返回、途經、進站接需落實14天，自離開之日起)集中隔離醫學觀察。

還有兩位南京回揚居民向澎湃新聞講述了他們的經歷。他們都是南京高校學生，均在7月21日返回揚州。當日，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指揮部發布防疫1號通告，要求7月21日0時起，離開南京需持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男學生胡琦(化名)稱，他乘坐當天11點多的城際列車從南京回到揚州，乘車時并未查驗核酸證明。回到揚州後，他在7月22日、23日自行做了兩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胡琦稱，7月21日一早，他和女友特意趕去南京站看情況，他們打算如果開始查核酸報告了，就立刻去做檢測。“但是那天早晨沒有查，我們改簽了最早的票，就順利離開了。”

另一位女學生曉月(化名)是父親開私家車把她接回揚州的，她稱回來路上沒有任何形式的排查。回家後，她在7月23日自行做了核酸檢測，7月26日查到陰性結果。

毛某寧同樣在7月21日從南京來到揚州。她如何離開封控街道、如何搭車來到揚州，過程仍待調查公布結果。警方已公布的是，毛某寧未向社區報告，隱瞞行程；在公安機關調查時，拒絕說出來揚之後的行程。

截至8月15日，毛某寧的傳播鏈上已發生七代傳播，她曾多日打牌的秋南苑棋牌室已有73人確診。而整個揚州的病例網絡更為錯綜複雜，棋牌室密接、艾灸館密接、菜場密接；家庭聚集、公司聚集、檢測點聚集……揚州風險區一再擴圍，數個街區連成多片，乃至出現整個街道、整個鄉鎮升級為高風險地區。

截至8月16日，揚州已經進行了十輪核酸篩查，累計檢測約1506萬人次，按照江蘇省8月6日公布的大規模人群篩查混合檢測20元/人次的價格，揚州市十輪核酸檢測已花費約3億元。

8月17日的揚州疫情防控發布會通報，8月16日進行的第十輪篩查，共採樣檢測147.15萬人，截至8月16日24時，當日檢出3例陽性，其中2例來自隔離人員，仍有1例來自封控小區篩查。

發布會上，揚州市衛健委副主任王勁鬆表示，目前，揚州的疫情防控工作已經到了最關鍵的時刻，社會面防控制還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需要全體市民共同努力，嚴格遵守社會防控制規定，嚴防人員的流動聚集。

8月17日，揚州主城區社區管控制第六次提級。揚州市新冠肺炎疫情指揮部發出通告，邗江區、廣陵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生態科技新城、蜀岡-瘦西湖風景名勝區所有封控管理小區全面加强封控制，上述區域內所有小區居民“足不出樓棟”，村民“足不出自然村”，平房區居民“足不出巷”。

該通告還要求，上述區域內所有小區內機關企事業黨員幹部、教師、國企工作人員等，就地轉化為志願者，向社區報到，統一服從社區調配，協助做好居(村)民基本生活物資的保障工作。

當天，揚州市邗江區9個鎮街(園區)、蜀岡-瘦西湖風景名勝區3個街道、江都區全部區域、集中隔離點等重點地區約146萬人進行新一輪核酸篩查。

“當前揚州疫情防控正處於十分關鍵的階段，稍有鬆懈就會反彈反復，甚至前功盡棄。”8月16日晚，國家、省、揚州市疫情防控對接會和揚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調度會議召開，江蘇省長吳政隆如是強調。

(實習生王加敏、王思涵對本文亦有貢獻)

